

历史现场

和谈密使 回忆录

姜豪◎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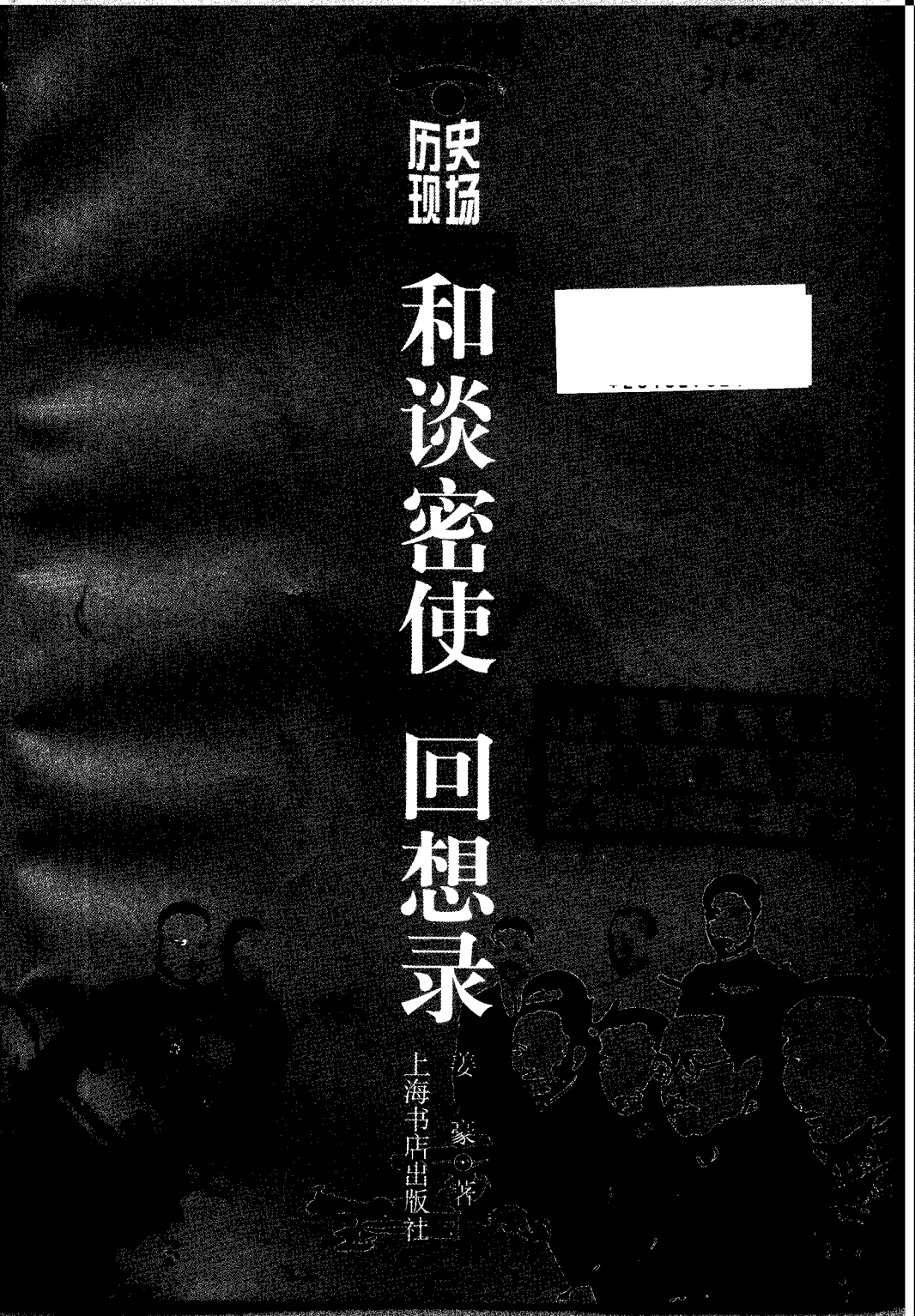
上海书店出版社



历史现场

和谈密使 回想录

姜豪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技术编辑 张伟群
张绍军
封面装帧 程 钢

“和谈密使”回想录

姜 豪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邮编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20 千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22-538-2/K·58

定价 15.50 元

卷首语：

从“一副金袖扣”谈起

1987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的日子，我于无意间看到了两本书。一本是上海译文版的《今井武夫回忆录》，一本是军事译文版的《武官夫人秘史》。前书作者今井武夫曾任日本侵华最高军事当局的副总参谋长，后书作者小野寺百合子的丈夫小野寺信，是日军在上海的一个特务机构的头目。使我对之产生特别兴趣的原因，则是两书均以相当篇幅，揭述了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一次中日秘密和谈，即所谓“姜豪路线”。

在战时日本大本营的语库里，所谓“路线”，就是对中国政府实行诱降的秘密渠道。和其他所谓“孔祥熙路线”、“司徒雷登路线”、“钱新之路线”等相比，这条“姜豪路线”的当事人，实在是名不见经传，事不见载籍。但是在几个策划与参预这条“路线”的日方当事人回忆中，这个姜豪甚至具备了重庆密使的特殊身份，例如《武官夫人秘史》的作者就言辞凿凿地称，蒋介石曾特制一副刻有其亲书“和平信义”四字的金质袖扣，专派姜豪赠给代表日本“与国民政府要员就再建东亚问题进行协商”的小野寺信，从而益加为这个藏头露尾的姜豪其人其事，再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据小野寺夫人自述，那颗“珍贵的袖扣”，后来不幸“被战火

烧毁了”。有幸的是，这个姜豪如今还健在在世。

姜豪就是区区。必须声明在先的是，日本人把我当作蒋介石密使或国府要员来传述，大概也是出于某种需要而作特别“抬举”吧？在旧中国政治舞台上，我确实扮演过不少脚色行当，从汪系“改组派”工运会主任，到蒋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从CC系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到国民党中统调查局专员，从青帮的通字辈角色，到洪门的“坐堂大哥”，可谓无所不为。仅以在帮论，当年出入“仁社”的青帮通字辈人物，现在大概只剩下一个年人耄耋的我了。但是放在群公衮衮的民国政治大舞台上，我只不过是个“跑龙套”而已，连“末角儿”亦挨不上。即便是为日本人所津津乐道的“姜豪路线”，也不过是“跑龙套”经历中的一个片断。当然，“龙套”身价虽微，毕竟是在舞台上穿梭，同台下的看客相比，观察“戏文”和“角儿”的角度与距离，倒底是有些区别的。就拿这桩被日本人用混淆黑白、虚构夸张之笔法搅得迷离扑朔的“和谈”秘戏来说，难道姜豪不是更具备澄清“姜豪路线”真相的资格吗？

姜豪老矣。承蒙党和政府关怀，得享受省将级旧军政起义投诚人员优遇，复忝居民革上海市委顾问及市文史馆馆员迄今，春风化雨，感激良深，除了想给后人多留点资料外，已别无他求，于是便由那两本书触发一念，断断续续地写下了这部用经历和见闻编织起来的政坛“龙套”录。

目 录

卷首语:从“一副金袖扣”谈起	1
一、走进上海滩	1
子孙桶里的编外余生	3
“国舅”的家庭教师	5
和刘华烈士同学	8
“狗与华人不得入内”!	10
二、“南洋”风云录	13
缅怀陈虞钦烈士	15
五卅惨案亲历记	17
我们迫走了王伯群	20
三、从迎蒋到反蒋	25
校园里的“党国要人”	27
我在“反日会”	31
改组派的工人运动	37
秘而未宣的使命	39
和居正同牢	43
“大世界全会”如是我闻	48
四、改组派角色印象	53

DJ11/20

金陵“大登殿”	55
后台老板汪精卫	57
前台老板陈公博	60
“理论家”顾孟余	63
王法勤和朱霁青	66
“灵魂”王乐平	69
神秘莫测的王亚樵	71
“三面照会”谷正纲	74
“戈培尔”与“活阎王”	76
五、从洪门到青帮	79
维娜闯进了我的生活	81
同陆京士斗法	83
“楚荆山”上的“新服大爷”	85
民兴社摆大香堂	90
抗战中的上海洪门	93
追忆全球洪门恳亲大会	95
我所知道的青帮源流	98
清门大字辈	102
我在清门中的“辈份”	104
“张老太爷”的灵前弟子	111
六、上海帮会人物剪影	113
从盐枭到镇守使的张仁奎	115
三大亨之首黄金荣	118
海派魁首杜月笙	122
被自己保镖送上西天的张啸林	128
称霸戏业的顾竹轩	131

蒋介石的“拜兄”徐朗西	134
自称为洪门之“圣”的向海潜	136
七、“姜太公”生涯	139
吴铁城嘲谑李顿调查团	141
吴开先的调包计	143
“姜太公”找座位	145
如此“新生活运动”	149
三陪：陪吃、陪训、陪试	153
庐山受训记	155
八、在抗日洪流中	157
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	159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长城	164
我拒绝了巨奸陈群的拉拢	170
地下市党部的分野	173
九、“姜豪路线”的来龙去脉	177
国民党对小野寺倡议的最初反应	179
“五华人被捕事件”真相	181
小野寺“营救”我出狱	185
吴铁城要我去重庆汇报	189
戴笠派我回香港	191
所谓“中日秘密和谈”	194
宋美龄救我一命	197
“姜豪路线”的余音	200
十、陪都回梦录	205
出入“中统”记	207
西南运输处	210

战火中的西南交通	213
山城生活杂忆	218
“林世良案”与孔二小姐	226
俞大维·翁文灏·吴稚晖	228
陈立夫与“蒙难同志”	231
千里江陵一日还	232
十一、重返政坛	235
“五子登科”目击记	237
“抗战蒙难同志会”	240
给蒋介石上书	244
染缸里的区长	245
短命的《市民日报》	253
十二、参议会面观	257
所谓“民意机关”	259
议员众生相	261
强龙地蛇窝里斗	263
向吴国桢开火	266
“金都血案”余波	272
监委竞选的幕后戏	274
十三、走向光明的道路	279
“8·19”防线的崩溃	281
胎死腹中的“党内革新”	284
《新民报》停刊事件	286
我秘密加入民革	287
无可奈何花落去	289
迎接解放的准备	292

子孙桶里的编外余生

1908 年我出生于宝山县罗店镇南乡，现为宝山区罗南乡，相距市中心区只有五十华里左右。但其时乡间思想闭塞，溺婴之风甚盛，我是母亲的第十胎，乡间医药卫生落后，在我之前的九胎中，存活的只有四个男孩，我母亲深受养儿育女的痛苦，所以决心不再保留第十胎。乡间全无妇产医务设备，接生都由产婆徒手处理，所以妇婴的安全是毫无保障的。我们乡里习俗，临产时产妇坐在一只专作生产用的便桶上，这就是结婚时新娘必备的一种全漆便桶，名为子孙桶，内藏红蛋枣子，作为早生贵子的口彩。妇女生产时，婴儿产下后，假使父母要保留的，那末由产婆把婴儿从产桶里抱出来放到另外一只盆子里去清洗打包。假使父母不要保留的，那末就把产桶盖起来，这条小生命马上就与父母告别了。这种溺婴之风，对女孩尤甚。

我父母原来决意要把我这个第十胎婴儿闷死的，可是我这个小生命似乎预感到一落地就要和父母永别，所以哭声特别响亮，接生婆又看到是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给我母亲一看就舍不得闷死，因之把我这条小生命保留住了。在机关中编制以外的人员称为编外人员，我的生命也是在我父母预定保留之外的，所以我自称为编外余生。

我的童年是在宝山乡间度过的，当时宝山是属于江苏省的一个县，我乡下老家是属于罗店镇的，这个镇是县里首富之区，被称为“金罗店”。我的祖居是罗店南乡的姜家宅，祖上素以务农为业。旧时乡村的公益事业无人专管，凡是修桥补路等事，全靠热心公益的人出面捐款兴建，我祖父就是这样的人，他吃了自己的饭，终年忙忙碌碌的为大众奔走。

罗店镇上有所善堂，专办收养弃婴和施衣施粥等慈善事业，经费由镇上绅商捐助，设有一位主持人是尽义务职，由于我祖父有了在乡下行善之名，取得了镇上绅商的信任，因之邀请他常驻主持善堂业务，从此他全心全意的为善堂工作，乡间农务由家人承担，他从中年起负责善堂工作，直至终老为止。

我祖父负责罗店善堂后，他同镇上的一般绅商建立了很好友谊，镇上读书人较多，当时有一位翰林和几位举人，其中有位举人施琴南设馆讲学，学生都是镇上绅商子弟，经那些绅商鼓励，我祖父把我父亲也带到镇上入馆就读。我父亲名文蔚，又名吉人，读书后考中了秀才，又拔了贡，以后清政府停止科举，改设学校，就没有再继续应考了。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是封建时代旧知识分子的传统思想，也可以说是不做官或做不到官的人的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我父亲进学后也自学中医，对妇科尤有心得，在乡间很有名望，一生即以教学和行医为业。在乡间行医不收诊金，本来是义务性的做善事，但乡人诚实厚道，病家痊愈了，总要送点土产为礼。旧时乡间读书人很少，因之凡是文墨上的事情，如写田地买卖的文契，办理婚丧喜庆做帐房等事，总要请读书人帮忙，因之我父亲就为这些事情而忙碌。还有民间纠纷，乡人也要上门诉苦，请求主持公道，我父亲为人谦和公正，对人对事，总以情理为

主，遇有纠纷，总是劝人和解了事，避免了好多官司。俗语说“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乡人打官司，免不了双方破财甚至于破产而告终。我父亲劝导人家和解而免予涉讼，深得乡人的信任和尊敬。旧时乡间还有武斗，遇有二村纠纷，双方都以刀枪相拚，当我五六岁时，我见到过乡民数十人到我家来，各带红缨枪或木棍，准备同邻村械斗，我父亲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经他出面同对方商谈，解决了争论问题，从此二村和睦相处。

辛亥革命后，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议会，宝山县也设有县议会，罗店镇称作市，设立市议会。我父亲出任县议员兼罗店市议会议长。其后议会取消，罗店镇改设董事，我父亲也由议长变为镇董。

议长也罢，镇董也罢，都是所谓“民意机关”的代表，光揽活不支薪。长此以往，家用不敷，父亲便起了到外面谋事的念头。大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的光景，他由宝山的一位基督教蔡姓牧师介绍，前往上海当家庭教师去了。当时的我，还是一个在乡间水车大轮盘上跳上跳下的顽童，不曾想到这一个过门，也会同我日后在宦海浮沉不定的生涯发生某种联系。

“国舅”的家庭教师

父亲执教的东家姓宋，起初只晓得他是蔡牧师的好友宋牧师，以后才知道，宋牧师就是“国母”的父亲宋耀如先生。当时宋氏全家刚从日本返沪，住在虹口东余杭路。

宋耀如生有三男三女，其时大的四位子女都已出国，只有两位小男孩在家，就是宋子良和宋子安。我父亲专为他们补习国

文。和宋家比邻而居的，是时任留美学生监督的黄佐庭，结果他的孩子也来听课，使我父亲又增加了一份收入。

据我父亲讲，宋耀如为人厚道，态度随和，毫无富商架子。夫人倪桂珍出身名门，知书明理，贤惠慈厚，对子女管教颇严。我父亲在宋家数年中，也耳闻目睹了一些。

宋霭龄是宋家的第一个女儿，个性强横，完全和母亲相反，稍长就和母亲顶撞，平常调皮捣蛋，在几个弟妹中她是皮王。她们家住东余杭路，其时邻居还有种田的，她带着弟妹从后院翻过墙壁，跑到人家果园里从树上摘下未熟的青果，到稻田里去捉青蛙和小鱼，把秧苗都踩坏了。有次看到一个大南瓜，她用小刀子挖了个洞，叫子文拉屎在里面，重新盖好，人家不知道里面有屎，摘下来抱到家里才发现。她们的恶作剧太多了，邻居忍无可忍，只好到她们家里去告发诉苦。倪桂珍为人忠厚，一面向邻居道歉，一面把霭龄叫来严加训斥。可是宋耀如刚巧回家听到了，不加训斥，只是拿出几倍的钱来赔偿邻居，并且说，以后如有这种事情发生，一定拿重金来赔偿。如此等于放纵他的儿女去糟塌邻居的农作物。宋霭龄的这种调皮捣蛋的性格，遗传给她儿女，同样的大肆捣蛋。如她的二女儿孔令伟（人称孔二小姐），抗战时期在重庆是有名的捣蛋鬼。

宋庆龄排行第二，在三姐妹中最为秀丽文静。我父亲在宋家任教的前期，曾见她回家住过一段日子，待人谦和有礼，很有气度。其后忽然又到日本去了。过些日子，才知道她与孙中山结婚了。后来有一些传述宋庆龄婚事的文章说，她父母反对她和孙中山结婚，尤其是她母亲，坚决不同意，以至把她软禁在家中，后来她逃出家门去日本结婚的。可是我父亲讲，毫无“软禁”印象，更谈不上什么“逃出家门”。至于她和父母间究竟有无争

执，这是东家的家庭秘密，自然就不是西席所得与闻的了。

给我父亲留下最深印象的宋氏成员，自然是那子良和子安两个受业弟子。当时宋家已很富裕，有私人汽车，生活阔绰，所以这两位打扮举止在我父亲这种老夫子的眼里看来，就成了“花花公子”。其实也就是洋派一点罢了，作风上绝不无检点处，对老师也很尊敬。宋子良毕业于美国凡顿贝特大学，抗战前在上海官商合办的中国国货银行当总经理，我到银行里去访问过他，只是一般性的见见面，并没有什么事情相商。谈到我父亲在他家里当家庭教师，教过他国文，他说记得很清楚，说是“老先生教书很认真，今天教了一课，明天还要叫我们弟兄俩背出来”，说着哈哈大笑。他对我很客气，还以师兄弟相称。他比我年长十岁左右。抗战初期，他当了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主任。总处设在昆明，专运进口军用物资的，在重庆设有办事处，由我负责。不过我是1940年进去的，其时他已去美国治病，主任职务由副主任陈体诚代理，我不是通过他的关系进去的。抗战胜利后在美国病故。宋子安我没有见过，他的情况我不了解，仅听说后来也去美国留学，好像是在哈佛。

宋耀如虽然先后把六个子女都送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其实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很重视的，专门聘请我父亲这样一个前清秀才来家授业，就是一证。宋家三个大孩子在出国前，都受过这方面的良好教育。例如宋子文，相传他当财政部长时，爱看英语呈文，有人便当他在国学方面一窍不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父亲就听耀如先生讲过，宋子文在上海读圣约翰大学预备班时，于中国古书上下了不少功夫。看起来爱不爱和懂不懂是两码事。

父亲是在宋子文和宋美龄相继回国前离开宋家的。在此之

前，有过要给宋美龄找一个国文教师的讨论。因为三姐妹中，只有她在年纪很小时便去了美国，缺少中国文化的熏陶，而在宋耀如夫妇看来，这一课非得补上。不知是我父亲自认资格不逮，还是个性要强的宋美龄不屑在两个弟弟之后“进山门”，结果是他终究未能留下来再当一回宋美龄的家庭教师。但就是这条连贯不起来的“师”、“生”线索，日后竟帮了我一次大忙。

父亲离开宋家后不到两年时间，宋耀如先生去世了。不是基督徒的父亲是否参加了东家的葬礼，我已没有印象，但此后不时听见他以尊敬和惋惜的口吻谈及宋牧师。

和刘华烈士同学

从我罗店镇乡下到上海市区，约有五十华里，这两个相距远的地方，却完全是两个世界，精神面貌和物质享受，完全不同。每当太阳西沉，夜幕升起后，从乡下南望，桔红色的光辉，笼罩着半片天空，作为乡下人，无不向往着这个意想中的人间天堂。可父亲难得带我到市区来玩一趟。来玩了真是欢喜若狂，回乡时还要在小朋友面前把上海吹嘘得天花乱坠。1921年，我二哥到上海来创办私立文蔚小学，我在乡里已经读过国民小学，就跟他到上海来读高小，从此定居上海市区。

文蔚小学设在哈同路民厚南里，隔开一条安南路，还有民厚北里。这些里弄房子，东起哈同路，南至福煦路（现延安西路），西邻英商电车公司，北达静安寺路，当时是上海里弄房子中可算最大的了，是哈同的产业。在这处里弄内，居民各行各业都有，所以学生家属的职业各异。其中还有封建旧家庭，把孩子上学

看作大事情，家长陪着子女来上学，带了香烛，供奉在孔夫子画像前，向孔子三鞠躬，也要向老师行礼。

在民厚里内我看到个特殊人物，他穿的是日本和服，有时他带着他的夫人和孩子一起进进出出，他们全家人都穿和服。当初我以为他们是日本人，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就是郭沫若，其时他刚从日本带着全家回国。

我三哥从北京邮电学校毕业后，派在上海电报局工作，也住在民厚里。他把我三嫂从乡下接来上海，我就跟他们共同生活。晚间他在文蔚小学内附设了一所英文补习学校，学生大多是职业青年，我也就近补习英文。

中华书局印刷厂设在哈同路之西，静安寺路之北，厂里有不少职工住在民厚里，其中有好些年轻职工到我三哥所办的英文夜校来读书，因之我同他们成为同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日后以工人运动领袖名垂青史的刘华烈士。

刘华身材较高，脸形瘦长，生活很俭朴。在衣着上，他终年穿着竹布长衫，天气寒冷时是深蓝色的长衫，天气暖和时是淡灰色的长衫，衣着虽朴素，风度很潇洒，在饮食上，当时有不少私人经营的包饭作，供应以月计费的伙食，一般职工都吃包饭，刘华亦不例外。但他很忙，有时错过了吃饭时间，就以大饼油条充饥。有的同学觉得他这样吃法太寒酸了，刘华却毫不在意，我行我素。

刘华从不缺课，每天总是早早就来到教室里自习。他平时沉默寡言，但当同学有困难时总能热情相助。他学习很刻苦，见有同学不懂时能给予帮助；劳动上也是如此，因英文补习班是我在电报局工作的三哥开办的，所以每天下课后我总要打扫教室，刘华经常留下来帮我打扫完教室才走。

我高小毕业后考入南洋大学附中读书，以后直升大学本科，刘华也于 1923 年夏季进入上海大学附中半工半读。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南洋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学生纷纷上街游行，我们附中学生也参加了。我在游行时很留意上海大学的学生，很想在此与刘华重逢，可是没有见到他。后来才知道，原来刘华也是“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那时他已去沪西工人集聚地从事工人运动。

刘华被害的消息我很迟才知道，当时我真为自己失去了这么一位好同学感到痛心。如今，我亦已是 90 岁的老人了，但刘华仍然活在我的心中，还象当年我们同窗时一样的善良、真诚……

“狗与华人不得入内”！

高小毕业后，我考上了江苏省立商业专门学校，校址在小南门附近。我所以投考该校原因，由于校中训育主任钟玉良是我二哥在宝山师范读书时的同学，便于请他照顾我的学习。钟玉良身体强壮，讲话声音宏亮，辛亥革命后一度实行征兵制度，他和我二哥一起当过兵，颇有军人气质，因之他对学生管理，也有严格的要求，尤其对于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不怕麻烦的同他们打交道。

旧时学制，中学是四年毕业，商专也是四年，等于现在的中专。我只读了一年，以后投考了南洋大学附中。钟玉良是浦东高桥人，他的年龄比我大十多岁，原来我们是师生关系，抗战胜利后我们变成了同事。因为他当了高桥区区长，我当了老闸区